



陈红胜

花城出版社

春情秋爱

春
情
秋
愛

陈
红
胜

花
城
出
版
社

春情秋爱

陈红胜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湛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 插页 180,000 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1043—5/1·934

定价:3.70

饶芑子教授

雅正、批评

陈红性

一九九二年
十一月五日

一份真情
填补一个遗憾

——作者

目 录

状元桥头风雨情.....	1
新寡	14
金观音传	42
二 叔	85
君子兰	92
白兔公主	97
寻找那失落了的母爱.....	102
蒋门神.....	120
绝处逢生.....	126
蜂王之女.....	139
豆腐三娘.....	145
海妹的婚事.....	163
珠江上的婚礼.....	174
商情(三题).....	179
晚情(二题).....	189
官情(五题).....	197
乡情(七题).....	209
皎皎豆腐嫂.....	231
英魂壮雷州.....	239
蛇女白梅.....	251
黄金梦.....	259
蛋家醫者.....	269

状元桥头风雨情

一

这是一个乡村古镇。鉴罗河象流动的玉带，把小镇一分为二，旧时靠一道石拱桥把东片和西片连结一块。鉴罗河不大，可以行木头船；山不高，青青绿绿；小镇人口不多，却很有名。据说，这个古镇在清代曾出过一位姓林的状元。那条石拱桥，就是状元爷建的，还立了碑，桥名就叫“状元桥”，小镇叫做“状元镇”。那一年，人们要在河上建新桥，想把状元桥拆掉，但是县博物馆认为这是文物，要保护好。于是人们只好在古桥旁边建新桥。新桥下半年就建成了。两桥并架，甚是壮观。于是人们兴致大发，给小镇定一新景，曰“双龙戏水”。

邹鲁大的“北方面食店”，就在这“双龙戏水”的西头。这地方，原来有一间河神庙，除了年间祭河神热闹一阵外，往来的人并不多，破“四旧”那阵，把河神庙破了，地盘让供销社搭起了临时大棚仓库。不久仓库又搬了家，地盘便归了镇房地产管理所。古镇建了新桥后，“双龙”头越来越热闹，大家争着要地盘做生意。邹鲁大和房地产管理所的矮胖子所长周世元是酒肉朋友，一顿狗肉二斤白酒拍板，他便顺顺当当地把这“双龙”

头地皮买下了一块，建起了一间一厅两进外加一小厨的小食店。开业那天，一块写着“北方面食店”的大牌子，挂了起来，鞭炮噼哩啪啦响了半天。

这些年，人们的口胃发生了变动，北方人爱吃南方东西，南方人爱吃北方食物。这叫开口胃。于是邹鲁大的“北方面食店”便应运而生，他用的是雪白精面，做出的包点、油条、炸饼，香的香、甜的甜，甚至酸辣调味的也齐全。不过，最拿手的是他的“刀削面”。何谓“刀削面”？他在店门前摆上一张长方形干面桌。把拌了料发了酵的白面放在桌上，不用擀面杖，却用他的手掌、拳头，前臂擀面。两条长腿不停地晃动，简直象跳舞，他把面擀得柔软均匀，接着把它往自己的头顶上一放，象戴上了一顶毡帽，左右手各执一把雪亮的切面刀，往头上的“面帽”切削，哧哧嚓嚓，一块块白面不大不小，象片片榆叶，啪啪的落进眼前热气腾腾的汤锅里。直削到头上的白面剩下纸一般薄，才把双刀一扔，好象表演杂技。站着围观的食客，同声喝彩，接着便你要一碗，我要一盆。三个雇来的女工，忙得顾了这顾不了那，而顾客们则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说这是天地间少有的美食。有人便天天来光顾，生意供不应求。邹鲁大却只是每天做两次这样的汤面，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就跑过“状元桥”，到镇东升一间狗肉店，要上一碗狗肉，半斤白酒，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店里的营业，让一个女雇工——寡妇刘清清管理。

二

邹鲁大一生风雨波折，十三岁那年，鉴罗河闹大水灾，父

母相继饿死，他和哥哥流落异乡，相依为命，后来因为打仗，哥哥失踪了，他却侥幸被一个北方来的马戏班子收了去，学会了用脑壳顶砖顶碗，舞刀弄棍，唱京戏。由于他大力灵巧，声喉也响亮，成了马戏班的一流演员，他跟着班主，四海卖艺，每到一处，都打听哥哥的下落，后来他得知，哥哥在李宗仁的一个部队里当兵，后来随军去了台湾。这叫他哭了好几场，从此只好醉心于杂技功夫。但是，醉心不久便成了碎心。原因是在粤西海城的一次演出，他和师妹表演顶碗、顶砖，师妹做助手，他接、她抛，两人配合得很好，突然一盏汽灯骤灭，师妹抛碗失手，碗被砸碎，全场哗然。班主大发脾气，竟拿师妹发泄，当众侮辱……他忍无可忍，向班主一拳打去。谁知班主飞起一脚，朝他的下部踢来。他当场失去了知觉……他被师兄送去医院，保存了性命，却变成了终身残废，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能力。不久，师妹服了毒，离开了人世，他疯了一般逃离马戏班，回到这鉴罗河畔。在这里劳动，生息，“文化大革命”那阵，因为他的大哥在台湾，他自算然成了可疑分子，有人竟说他唱京腔：“林副统帅，两眉奸狡”，其实是唱“林状元爷，两地修桥……”于是他被五花大绑，押赴大西北。不过，他在大西北，向一位老厨师学会了做“刀削面”，老厨师做“刀削面”，是一手抛面一手削，邹鲁大有顶碗的功夫，变通一下，用头顶面，两手削，更有特点，更有吸引力……

呵！说那么远干啥？他从劳改场回来后不久，正赶上农村变革，搞生产责任制。他和人合伙承包了一口二十多亩的大鱼塘养鱼，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

眼下，他已是一个生意家、店主人。有了钱，弄得想入非非，今晚，他实在不能平息思绪。因为有一个人，已跳入了他的

心房，这个人就是他的雇工——寡妇刘清清……

三

刘清清，年纪四十多岁，是个农村妇女。脸型端庄饱满、鼻梁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雀斑；两眼虽然不象少女那样含情脉脉，但也闪闪动人，她的丈夫是个小学民办教师，不幸患了肺癌死了，留下一个女儿，正在读初中，家庭本来就清贫，因为给丈夫医病治丧，欠下了一大笔债务，由她承担。

邹鲁大和刘清清是邻居。刘清清的丈夫何老师在世时，常教邹鲁大读报纸，读连环图；邹鲁大则常常把从河里捉来的鱼送给老师。“呵呵！这是河神爷送的大红鲤，补血。”邹鲁大每次送鱼来，都这样说，何老师只是笑，刘清清两眼闪着泪花，她的女儿则说“叔叔好！”

有一次，刘清清到鉴罗河畔割草，割得正起劲，突然左手给碰了一下，她随手猛一甩，是金环毒蛇咬她。她痛得大声呼叫，刚好邹鲁大撑着竹排在附近的河湾捉鱼，听闻喊声，慌忙跳上河岸搭救，只见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张着口说：“蛇，蛇！”邹鲁大一把将她扶起，让她倚着一棵苦楝树，接着拔了些草药，放嘴里嚼烂，铺在伤口上，再给她喂上两口，刘清清醒过来了，睁大失神的眼睛，望着这个捉鱼汉，连声说：“多谢，多谢！多谢你救了我。”

“还未脱险，得赶快回家，伤口不要碰，我家里有现成蛇药。”说着，他就扶她回家去。

劳改时，邹鲁大向一个云南的监友学过蛇伤医治，他的药也真灵验，只用烧酒、木虱血冲上两颗，给她灌下去，一会儿她

便安然无事了。

自此之后，不仅刘清清，连她的丈夫何老师，也把邹鲁大视为救命恩人。而且自那次之后，邹鲁大觉得刘清清太象当日在马戏班的师妹了。

刘清清的丈夫过世时，邹鲁大红着两眼帮忙办了丧事。有人说，他还给了刘清清一笔钱，不过人们却要问，邹鲁大一个独头汉，只会养鱼，捉鱼，哪来的钱接济人家？哪来的钱买地建屋办“北方面食店”？有人说，他是早年在劳改场淘沙取金发了财；有人说，他是在银行买什么奖券中了奖；不过也有人计算过，他和别人合伙承包鱼塘赚了一两千块。

至于要问邹鲁大为啥办“北方面食店”？这不仅仅是为了露露他那“头削面”的杂技本领，动力实在来自刘清清。这女人自丈夫过世之后，就决心许身邹鲁大。她爱这个诚实、有本事的大汉，她对他说：“现在兴商业，你到镇上办个店吧！办店的钱，我帮你贷，我有个表兄在县银行，你当经理，我作你的雇工，……你也应成个家了。”

他俯首听命，办起了面食店。

如今，邹鲁大却为了一个女人睡不着。

四

状元古镇自有了这“北方面食店”后，实在是一件美事。加上女工刘清清长得端庄好看，人们茶余饭后，便议论店主人邹秃头和刘寡妇：

“嘻！这一男一女，关在面食店里食面。”

“呵呵！听说他俩早就通了。”

“娘的！他俩干那宗事，败了状元桥的风水，得把那面食店拆了。”

本来这种种议论并不可怕，两个孤男寡女，宣布成婚不就千了万了？但邹鲁大却想不开，因为这是无中生有，他根本没挨过刘清清的皮肉，他受不了，说他败了状元桥的风水，那还了得？只有刘清清却不这样想，议论传到她耳里，她心儿甜滋滋的，她爱邹鲁大，她希望人们的议论变成事实。但她也怕人家真的把面食店拆了，其他两个女工，是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不大爱管闲事，只顾笑容满面做生意。

“娘的？把店门关了，回家养鱼去！”邹鲁大当着女工们的面说，“谁要拆店让他拆！”

“你走你的，我和清清大嫂继续营业。只是没了你这个头……”一个姑娘开玩笑似的说。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哎哎哎哎……”邹鲁大的喉咙里爆出了一段京腔，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天晚上，“北方面食店”早早的收了摊，关了门，女工们都回家去了。邹鲁大一个人哼着京曲，走过状元桥，来到河东狗肉店吃狗肉。

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拍了邹鲁大一下，回头一看，连忙喷着酒气招呼道：“呵呵！来来，干一杯！”

来者是状元镇房地产管理所所长矮胖子周世元。

“再切两斤狗肉，酒也再来一瓶！”邹鲁大洪着嗓子叫店老板。

老板送来一海碗狗肉，一瓶白酒，一双筷子，一只酒碗。“呵呵呵！你两位老酒友，很久没在一块碰杯了吧？今天吹什么风，把你们刮到了一块？”

“哈哈！饮，饮！”

酒过三巡。周世元突然停杯启口：“邹老兄，听说你那店生意不错哩！我想入个股，怎么样！”

“入股！怎么个入法！”邹鲁大疑惑地问。

“入股就是入股，这还不明白吗！”

在把状元桥头那块地卖给邹鲁大时，周所长就想假朋友之手占大便宜。如今见小店生意兴隆，便想张嘴咬肥肉了。在他看来，什么朋友？有吃有喝是朋友。只要有钱捞，他什么事都干。那些说邹鲁大和刘清清伤风败俗的谣言，正是他造出来的。他要拿老朋友作垫脚板，拿刘清清来寻开心。他要当“北方面食店”的经理，执掌生意大权，发财致富。

“老朋友，你想入股？”邹鲁大那布满红丝的双眼盯着周世元问。

“那还有假？你是农业人口，无依无靠，而且眼下，你名声不好……”周矮胖说着喝了一口酒，“如果我入股，挂名当经理，谁敢说你不字？嘻嘻！你和寡妇的事，我还可以从中撮合哩！那女人……呵呵！怎么样！”

邹鲁大望着对方，没有说话。

周世元又说：

“人生在世，没个女人怎么过活？你还未算老。呵呵，现在的失偶老人，也兴找个新老伴哩！我和你朋友一场，你帮我，我帮你。有我给你撑腰，谁敢拆你的面食店？”周世元边说边揩嘴唇、两腮的狗油。

“好吧！就让你入股，你当经理，我作雇工。哈哈！钱是身外物，朋友义气为第一！”邹鲁大已经有九分醉意了，“哈哈！干杯！”

“好家伙！干！一言为定！”

周世元闪电般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原先准备好的“合股经营合同”，胡乱指了一通，然后让邹鲁大在上面签字，划押。

五

周所长入股以后，以“经理”之名，每天晚上准时来店里清帐，收支帐目由刘清清管，这是邹鲁大原先的分派，这入股“经理”也遵旧制，仍让寡妇管帐，但每天结算的款项，必须交给他，由他掌管现金，一个多月来，天天如此，邹鲁大对此倒没什么，刘清清可受不了这种囊窝气。

刘清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受过民办教师丈夫的熏陶，颇有眼光，她看出周世元的心肺，这矮胖子是要把面食店据为己有。她怎么能对这样的事袖手旁观？更使她受不了的，是那东西每晚来结帐收款，总要在她面前说些咸咸湿湿的话，哼些低级下流的调；有两次乘着没外人，他竟要动手动脚，粗短的手指直向她胸部摸来，好在她早有防备，叫他只能干吞口水。现在她要邹鲁大把周世元顶回去，邹鲁大却只是晃脑袋。因此，她真想离开这面食店，回家捱命去。只是她舍不得邹鲁大。她爱邹鲁大的老实，又埋怨他太老实，她要正正当地嫁给他，这样她就可以作为主人，管好这个店，管好这个家。对，她要找心爱的人谈谈……

这天晚上，天气很热，他们早早关了店门，约好了到状元桥头谈谈。晚饭过后，邹鲁大就来到桥头，坐在一丛台湾相思树下。天慢慢黑下来，夜色庄重而威严，象柔软的帐幕一样挂在这鉴罗河上空，天上没有月亮，只有闪烁的星星，小镇稀稀

落落的灯光和河上的渔火，四周一片宁静，这叫他又想起刘清清那炭火般的目光……

“邹大哥，你来得早！”

“阿贵二婶被疯狗咬了，我被缠着，甩不开身，所以来迟了，让你久等。”她靠近他坐下，“我们好好坐会儿吧！”

两人先是隔着楚河汉界，接着是楚汉相交。鉴罗河上一张渔船在晃动，昏黄的渔火游来游去……

“你为什么还单身过日子？”天黑地暗，看不见对方的面孔，但刘清清还是凝视着他，等候他的回音。

“我没想过这回事，我老了。”邹鲁大眼望渔火。

“不！你的日子还长着！咳！你太老实了。你是怕周世元？你应该甩开他，那东西太可恶了。”

“他是地头蛇，镇政府里有他的后台。我不想把老脸翻了。”

沉默，沉默。

“邹大哥！你娶我吧！要不，我跳下这鉴罗河。你忍心么？”刘清清鼓足勇气，直截了当地说。

“不！我跳河，也不会让你跳。好吧，我娶你！”

邹鲁大一把将刘清清搂进怀里。她正想把殷红发热的嘴唇凑到他的两片厚唇间，他却一把将她推开。

“不！我不配做你的丈夫！”

“怎么啦！”

“我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的。”邹鲁大痛苦地望着刘清清，“我失去了做男人的本事。”

邹鲁大终于把他的秘密一丝不漏地倾诉给身旁这位爱他的女人……

刘清清听完了邹鲁大的故事，一时懵了，象跌进了万丈深渊。但她很快就如梦初醒一般，竟象一头母兽，死死地把他抱住：“我爱你，我嫁给你。”停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说：“两个人的结合，若仅仅是为了干那回事，不是和猪狗一样么？有情人，心心相通，我们会生活得很快乐很快乐的。”

人之间的真情，会使人的心灵相通，甚至把命运扭在一起，同生共死。现在邹鲁大和刘清清，就是这个样子。

“清！今后，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了。呵呵！我有了女儿了。”邹鲁大感到幸福，他知道“闺女”平素对他很好。

“邹大哥！我们必须摆脱那矮胖子所长！”

“难哪！他有势力，而且人情难却。”

“我们到政府那里告他！”

六

邹鲁大讲义气，实在不愿去政府处告朋友，他想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事情，于是请周世元去狗肉店，边吃边扯谈。

“老朋友，我那店亏你帮忙。以后别让你找麻烦了，你把那股份退了吧！你有难处，我另想法儿帮你。”邹鲁大说得很婉转。

周世元伸长脖子，吞下一块狗肉，瞪了邹鲁大一眼道：“你这是屁话！你听了那个狐狸精的话啦？老实告诉你，没我给你撑腰，你这个乡下佬能在状元镇捞钱？”

“这好办，我不干了，让你独家经营，好不好？”

“这，这，你不干，谁来做‘刀削面’？别忘记，你是在合同上划了押的。别瞎想啦！来，饮！”

邹鲁大无可奈何，天天憋着一肚子气，京腔哼得越来越不得劲，“刀削面”也削得马虎，有两次差点儿把头皮给削了。

刘清清实在耐不住气了。她去镇政府告状。接见她的是一个管工商业的副镇长，和她同姓，满脸堆笑，满嘴“研究研究”。她很满意。

但是过了半个月，却不见谁来“研究研究”。周世元照样以“经理”的名义，天天来店里结帐收款，照样向刘清清挤眉弄眼，只是比原先规矩了许多，现金也不再是他一个人独占，而是按什么百分比收取，他还当众宣布：“我是老朋友邹鲁大和美嫂子刘清清的大媒人。”

这宗状实在难告。但这并不妨碍邹鲁大和刘清清的结合，在告状的同一段日子，他们到镇政府办了登记手续，接着举行婚礼。

婚礼这天早上，天气好象有意格外的晴朗。状元桥头那些赶早市的人，挑的、提的、背的、空着手儿的，都满脸堆笑，议论状元镇的新鲜事儿；河堤边的台湾相思树，在晨风中轻轻呼吸；几只花喜鹊，飞来唱去；桥西头的一棵凤凰树，花红如火，迎着满天斑斓夺目的朝霞燃烧；鉴罗河上的船只，升起袅袅炊烟，象轻纱一般给多姿的河水以点缀。邹鲁大的“北方面食店”里里外外焕然一新。门口两边还贴着一副大红对联，显得格外热闹。

这天，刚好某晚报记者来小镇采访，得知这条略带传奇色彩的新闻，马上写成消息，并给邹鲁大拍了一个特写镜头。不两天，一篇很象样的文章就在晚报上登出来了，题目是《当日流浪儿，今天企业家》。邹鲁大的形象也上了报，这家晚报是向海内外发行的。这下状元桥头的旧闻新闻，可传得远啰！人们